

首獎

作品：回函：致拉撒若夫人 得獎者：吳岱穎

吳岱穎，一九七六年生，台灣花蓮縣人，師大國文系畢業。曾獲時報文學獎、花蓮文學獎、後山文學獎、國軍文藝金像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全國學生文學獎等。現任教於台北市立建國高中。



得獎感言：

親愛的L，我想你一定知道，為了生活所付出的犧牲，有時候總是取代了生活本身，成為某種我們所不願意面對的詛咒。所以當藍色的念頭沉沉來襲，變成日夜不曾平息的暗示，對自我的暗示，我們之所以能夠撐下去，繼續過著一切如常的日子，所憑藉的基礎是如此地薄弱，薄弱到隨時都可能崩毀。那麼，我所能做的就是寫一封信，給一個已經遠遠離去的靈魂，一個不再因為斷裂和幻滅所苦的詩人，告訴她，我也經歷了她所經歷，感受了她的感受，就這麼悄悄地落淚。淚水之後，是抹乾淚痕繼續生活的無奈，也是歡喜甘願，是一片超越日常的欣然。



回函：致拉撒若夫人（註一）

「Io fei giubbetto a me delle mie case（註二），」

「一個瓶中的世界。」我說

我多麼熟悉你會怎麼說

掏出鑰匙轉動門鎖後

回頭輕輕說你也在

這裡，這絕對不是巧合

當命運帶我們抵達

堆積的衣服與碗盤

每一天的晚餐時刻

我們相對而坐

兩個人，兩道陰影在背後

貼成同一張地圖

我們是這麼走過來的

當疲倦鉤住肩膀

欲望在溫熱的洗澡水裡暖熱

膨脹，浸泡至浮腫而蒼白

潮濕的肥皂味，燥熱的煙

我讓荒瘠的花圃

長出番茄與黃瓜，讓你種植我

在不常到來的下雨天

讓歡樂種植在半瓶威士忌裡

用酒精寫日記，用一枝枯朽的筆

在我的後見之明裡這一切

顯得如此理所當然啊再沒有

任何可以討價還價的空間

彷彿愛情和性在超級市場裡

陳列販賣，彷彿他們住著

如此理所當然啊並沒有任何

毒販、軍火商、皮條客

在我掌心留下電話號碼

（我終於知道他們其實是同一種人
都是我的家人……）

「在我們的沉默裡……」我的沉默

是一條潛艇，用聽不見的聲音

探索世界而世界從未抵達夏天

「一切多美好。肯定是」一切美好

在單薄的二月，房間有蘋果的氣味

這時候我已遠離戰爭

練習修理這個損壞的世界

打電話給每一個號碼

乘著遙控器穿梭在購物頻道之間

我讓自己忙碌

讓自己看起來透明

讓你看見我肚腹裡一隻

蝴蝶正揮著翅膀上下飛舞

為了每一個清醒的明天

所做的種種努力

註一：〈拉撒若夫人〉(Lady Lazarus)，美國女詩人 Sylvia Plath 的詩作。

註二：但丁《神曲》中，佛羅倫斯的無名氏自殺的理由，意思是「我把自己的家變成一架絞刑台」。

愛情之外的歧義風景

◎翁文嫻

這次選出的作品，一半以上愛情仍是主軸，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但我注意兩人關係所顯示的，另一層人生普遍可咀嚼、可啟示的情懷；男女世界的攀登，本來風景可以是無限的。

〈回函：致拉撒若夫人〉一詩，差可表達這意思。如果讀者不理題意，其實也可直接進到詩內「我」與「你」的世界，詩人採用一種電影的語言方式：令對白、畫面如在目前。詩第一句：「我多麼熟悉你會怎麼說」，馬上令人貼近現場，且開出多個故事的可能版本。

台灣現代詩慢慢走入一個不需意象的敘事世界。如此，翻譯也不會走味，直接與世界接軌。或也可倒過來說：直接自外國詩汲取養分、直接自電影畫面「譯」成詩，這些，都可以在剎那中與許多的國家「共時」的。

這首詩的語言如此，而傳統漢語特有的句法或音韻愈見稀薄，此趨向的好壞暫且不論。不過，其中許多句子不是一個簡單經歷的詩人可以寫出：「兩個人、兩道陰影在背後／貼成同一張地圖」，又如：「欲望在溫熱的洗澡水裡暖熱／膨脹、浸泡至浮腫而蒼白」，這些語言的層次，令讀者覺得很被體貼到，觸撫著內裡感性的真實變化。

查考一下〈拉撒若夫人〉在普拉斯（Sylvia Plath）原作中有如一名自殺者的「原型」。那麼詩內的「你」，如死神般的誘惑。這死的欲望、一如愛欲深沉動人，二者可合併時，便不解題也能讀詩。